

主持人:戎华

80后,狮子座。

谈论爱情时我们都在说些什么?谈论爱情时别人又在说些什么?我们随手记下只言片语,它不是爱情的标签,只是一点零散的碎片,怎么组合由你决定。

邮箱:viviyc@126.com

夜幕下的大排档夫妻

爱周刊记者 戎华/文 路军/摄

老家相亲

如果不下大雨,天气不算太恶劣,每晚十点,曹启营和范敏就会准时出摊。一天不出摊,一天就没钱进账。下点小雨对他们来说,已经算不上什么了,只要不下暴雨,摊还是要出的。大排档摆在光华门跟御道街交叉的路口,周围摆摊的大概两三家。

曹启营今年24岁,也许是因为很早就出来闯荡社会的缘故,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几岁。很小的时候,他就跟着父母一起来南京了,小学念的大光路小学,中学读的53中(现在的南航附中),念到初二,英语很差,渐渐跟不上趟了,于是就退了学。

退学后,曹启营一直到处打工,在南京工厂里做过汽车刹车片、在常州超市上过班,跑过摩的,在苏州买过货车在路边



每年儿子生日,夫妻俩会给儿子拍几张写真,自己却很少合影

卖水果,各种活都干过,却没赚到什么钱。买了辆货车卖水果,卖了一个夏天,赚的钱都不够转手货车折损的。

曹启营老家是邳州的,20岁那年,他骑了几个小时摩托车回老家相亲。曹启营表哥家的姐跟范敏的舅舅有远亲,家里就介绍两人认识。“两个人第一面感觉都还行,谈谈说说了几天,再过了几天把见面礼、结婚戒指、压箱底的钱等一传递,基本上就定下日子了。前后一个月时间。”

订了婚,曹启营就带着范敏去常州。呆了一段时间后,范敏怀孕了,曹启营父母就要求他们回南京了。孩子的到来,让家里的开支一下子大了起来。范敏没法出去工作了,曹启营一个人赚的钱不够一家开支的。

曹启营送过报纸,冬天骑摩托车到离家8公里的水西门送报,路上有积雪,一路要摔很多次。后来,他换了份给KTV老板开车的工作,夜晚出来工作。老板挺客气的,一个月开他3000块工资,没有太多事情,有时帮老板跑腿买买东西,有时送送喝多了的客人回家,有时跟着老板跑跑外地门店。有的客人会给他小费,一个月可以有500块的小费。虽然工资还行,家却顾不上。

两人一琢磨,想弄个摊位摆摆,范敏可以一边赚钱一边照顾孩子。正好,邻居老太太有个路边大排档摊位,想转让出去。老太太摆了20多年路边摊,腿脚渐渐不利落了,反应也慢了,就把摊位盘给了曹启营。曹启营跟老太太是邻居,关系挺好,老太太将出摊的全套“家当”都留给了他,一辆三轮车,各种锅碗瓢盆,摆摊的桌椅,总共收了一千多元钱。

去年10月,刚盘下这个摊位时,一度生意很差。第一天出摊,只有炒饭炒面炒酿皮,品种很少,一个晚上熬下来,只做了80块钱的生意,扣除成本,赚了三四十元。后来,生意稍微好了点,一天能做100块-150块钱的生意了。那阵子,曹启营真不想干了,范敏不同意。两人商量了一下,为了将大排档维持下去,曹启营白天继续打工,晚上再回摊位帮忙。

大排档生意经

维持了开始最难的三个月,大排档的生意渐渐好了起来,夏天正是大排档的旺季。曹启营丰富了自家的品种,毛豆、螺蛳、鸭头、鸭肠等适合夏天的凉菜都备齐了,招揽顾客。

晚上十点才出摊,是因为路边摊出早了,就会影响交通了。夜晚十点钟,下班的高峰早就过去了,路上的车和行人都少了,夜生活刚刚开始。

十点一出摊,就是一阵忙碌,有时摊位还没摆好,三轮车上的简易桌板还没卸下来,客人已经等在旁边了。要炒饭的、要炒面的,有的要放辣,有的要多加青菜,要求各不相同。

曹启营有个原则,油一定要买超市里卖的,“现在油挺贵的,基本一桶都在51元左右,有时去是51.9元,有时打特价是48元多。打特价的时候就多买几桶囤着,没活动的时候就少买点。基本三天要用完一桶油。炒饭炒面都得多加油,油放少了不香。”

除了油,其他的材料也一定要好,新鲜的花生跟老花生价格差不多相差一半,用新鲜花生,一份赚的钱就少了,用老花生赚得多。曹启营宁可少赚点,坚持用新鲜的花生。炒饭炒面配的小青菜,在菜市场,最贵的时候卖过5.5元。“卖5.5元,我还得用小青菜。有时一份炒饭里,单放的

小青菜就得好几毛钱。我想过用白菜什么的,但是炒出来没小青菜好吃,就放弃了。”

当然,也有占便宜的地方。“我卖的螺蛳都是我爸去护城里捞的,他会游水,捞一次螺蛳够我卖三天的。我家的螺蛳比别家的要干净。他捞到后,螺蛳养在河水里,吐过三天沙子了。”

曹启营有个明显的感觉,就是物价一直在攀升。

“鸡蛋价格一直在涨,我算了一下账,进一个鸡蛋得0.62元。鸡蛋买了运到家里,再运到夜摊上,还要打碎几个,成本就上去了。有次,有人给我十块钱让我煎十个蛋,我没煎,油啊,煤气都贵。”

夜晚,可以见到形形色色的人,周围小区居民、夜班一族和外来打工的人是大排档的常客。有时会碰上在大排档上喝多了的。生意好起来后,曹启营辞了司机的工作,回家帮忙摆夜摊。他负责掌勺,炒饭、炒面、炒酿皮都自己炒。锅是一口铁锅,他把食物在锅里快速摊匀,大火翻炒,还不停颠锅。范敏则负责配菜。

“做我们这一行,一年的生意全靠夏天这一季,夏天一晚上能收回五百元,能净赚200出头,冬天在风里哆嗦到早晨,也赚不到什么钱,可能冬天我还得再去找个工作。”



夏天,曹启营和范敏的夜摊生意是一年中最好的

现实生活与城市梦

曹启营租的房子在友谊村,这里紧邻着护城河。房子是友谊村里一个老旧平房,已经有三十年的房龄,逼仄的空间,墙壁上满是烟火气息,不少地方已经剥落不堪。到访的时候,曹启营一家三口刚刚午睡起来,一张床占去了屋内三分之一左右的空间,蚊帐上破了个大洞还没堵上。除了这间平房,曹启营一家还在这里另租了一个厨房。每个月房租一共是七八百。

虽然很小就来了南京,曹启营的户口一直没有在这里落下来。以前,跟父母住在护城河边上,后来,紧挨着河边的房子都给拆了,做了河滨公园的绿化带。父亲拿着10万块钱,在老家邳县给曹启营兄弟俩各买了一个房子。“10万块当时在南京,只能买一个小的。兄弟两个不能厚此薄彼,父亲就将房子买在老家了。”老家的商品房,已经空置了好几年,一直没人住。

“老家是回不去了,回去我能干什么呢,除了开车还不错,其他没有一技之长。”南京的房价对曹启营来说,已经变得遥不可及了。当年,能买得起房子的时候,曹启营还没稳定下来,家里也没考虑这个。如今,考虑再多,也已经买不起了。“我租的这

个友谊村,1980年的房子,没有什么装修的要卖到1万多,装修得好的,卖得更贵。现在贷款利息也很高,买房子不现实。”

“现在租房子也很贵,像我们住的这个平房,年轻人基本不会愿意住的,条件太差,只有我们做生意的,住平房方便。”曹启营的父亲送报纸,曹启营的母亲是环卫工,老两口一起住在环卫所的一个10平方的房子。啃老不现实,他只能将房子租在自己熟悉的这一带。

租住在这一带,好处是摆摊方便。出了小区,沿着护城河拐个弯就到了夜市了。夏天一般早晨四点收摊,冬天一般三点。“回来了还不能倒头就睡,收拾收拾弄弄,就要一个小时。像夏天的毛豆,如果当天没卖完,回来就得倒掉,不然就馊了。送酿皮的有时早上五点多来送酿皮,我们得在屋里等着,因为万一睡觉了,送酿皮的喊门,会吵到小区里的其他人。我们得等到拿到了酿皮才能睡觉。”睡一个上午,就得起来张罗晚上的夜摊了。

卤菜毛豆花生要煮,螺蛳要剪,各种配菜要去菜市场买,出租屋里用电脑看电视刷成了一天一天的娱乐,一边干活一边看。

出租屋里的儿子

儿子曹硕出生在2008年7月底,奥运会之前。儿子的到来,给这个家庭带来了许多欢乐。没上学的时候,小孩一天得20-30元钱。别的孩子2岁多能认字背唐诗,其实曹启营夫妻两人也很想教儿子。有时候,忙了一天实在太累了,倒在床上就能睡着,实在没有太多精力照顾孩子。

“儿子没上学时,我们晚上要做生意,儿子没人带,就跟着一起出摊。我们忙起来的时候,根本顾不上他,他就自己在周围玩。旁边有个肯德基,他就自己去买点吃的。别人家的孩子,10点多就早睡了,他要跟我们熬到很晚,孩子想吃啥我们就尽量满足他。”曹硕小的时候,一家三口去紫霞湖游泳,就是最开心的时光。“一直想带孩子去海底世界,答应他很久了,一方面因为忙,一方面没舍得海底世界的门票,等孩子再大点吧。”

曹硕跟着爸妈的时候,有时熬不到收摊就困得不行。范敏就把孩子送到出租屋睡觉,等孩子睡着了,把他锁在家里再出去。“经常很担心,孩子一个人在屋子里,万一碰个电线、摔着,各种危险都有可能。平房一楼的防盗窗也不好,估计用力点,防盗窗就能掰开,万一被抱走呢。”曹启营说,妻子范敏一晚上都要回出租屋看几趟,才能安心。

跟别人孩子的父母一样,曹启营和范敏都舍不得委屈了孩子。“冬天,孩子跟着我们挺遭罪的,我们的摊位正好在四岔路口,风很大,四处都是风,我们弄个大伞遮住一个方向的风,这样煤气上的火就不会乱跑。孩子窝在伞下面挺可怜的。”这个月,孩子刚过了三周岁,可以上小班了。曹启营和范敏考察了一番周围的幼儿园,太便宜的怕耽误孩子,太贵的上不起。夫妻俩给孩子选了一个月1100元的幼儿园,扣除了政府一个月200元的补贴,加上伙食,每个月要交900多元。

上学期间,曹启营和范敏没法让孩子再跟着自己了,孩子得准时睡觉,不然第二天上学就起不来了。范敏一般下午四点去幼儿园接孩子,然后送到爷爷奶奶家。第二天,爷爷奶奶送孩子上学。周末夫妻俩再带孩子带回自己身边。

给孩子取名曹硕,也费了曹启营和范敏一番脑筋。“硕,是希望他结实平安,希望他以后能多念书。曹硕身体一直都挺好的,一顿饭吃得比大人还多,在外面吃馄饨,得吃五块钱一碗的,不然吃不饱。”

儿子是夫妻俩的心头肉,对于孩子的将来,总是忍不住担心:“我们户口都在外地,孩子也没法落户,要落户就得买房子,以后上小学中学也挺麻烦的。”